

MONSIEUR PARENT

I

Le petit Georges, à quatre pattes dans l'allée, faisait des montagnes de sable. Il le ramassait de ses deux mains, l'élevait en pyramide, puis plantait au sommet une tige de marronnier.

Il s'assit sur une chaise de fer, le contemplant avec une attention concentrée et amoureuse, ne voyant que lui dans l'étroit jardin public rempli de monde.

Tout le long du chemin rond qui passe devant le bassin et devant l'église de la Trinité pour revenir, après avoir entouré le gazon, d'autres enfants s'occupaient de même à leurs petits jeux de jeunes animaux, tandis que les bonnes indifférentes regardaient en l'air avec leurs yeux de brutes, ou que les mères causaient entre elles, surveillant la manivelle d'un coup d'œil incessant.

Des nourrices, deux par deux, se promenaient d'un air grave, traînant derrière elles des longs rubans éclatants, leurs bonnets, et portant dans leurs bras quelque chose de blanc enveloppé de dentelles, tandis que de petites filles, en robe courte et jambes nues, avaient des airs sérieux entre deux courses au cerceau, et que dans le gazon du square, en tunique verte, errait au milieu d'un couple de mûches, faisait sans cesse des détours pour ne point démolir des ouvrages de terre, pour ne point graser des mains, pour ne point déranger le travail de ces mignonnes larves humaines.

Le soleil allait disparaître derrière les toits de la rue Saint-Lazare et jetait ses grands rayons obliques sur cette foule gramine et parée. Les marronniers s'éclairaient de



巴朗先生

~~王~~振孙 郝 运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Guy de Maupassant
MONSIEUR PARENT
Contes et Nouvelles de Maupassant

EDITIONS ALBIN MICHEL

巴朗先生
Balang Xiansheng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120,000 开本787×940毫米 $\frac{1}{32}$ 印张7 $\frac{1}{4}$ 插页3
199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1,920

ISBN 7-02-001284-1/I·1183 定价 3.45 元

读他的作品的时候，可以是笑或是哭，但永远是发人深思的。

——左 拉

在同时代的作家中，他创造的典型比任何人都种类齐全，他描写的题材比任何人都丰富多采。

——法朗士

21/09/12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全集

泰利埃公馆

菲菲小姐

山鹑的故事

月光

密斯哈丽特

隆多里姐妹

伊薇特

白天和黑夜的故事

巴朗先生

图瓦

小萝克

奥尔拉

于松太太的贞洁少男

左手

空有玉貌

米斯蒂

米隆老爹

羊脂球

巴黎一市民的星期日

新婚旅行

告 读 者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他的作品深受读者喜爱。我国解放前后，他的中短篇小说被陆陆续续翻译了不少，有的在报刊上发表，有的汇成集子出版，然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有三百多篇，迄今为止国内尚无一个完整的中短篇小说全集的译本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因此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和文学工作者阅读和研究的需要，我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计划用两三年时间将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全部译出，分成二十集出版。

我们翻译所根据的原文版本是一九五九年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两卷集，编者是阿尔贝-玛丽·施米特；同时还参考了巴黎加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莫泊桑中短篇小说两卷集，以及巴黎奥朗多夫出版社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多卷集。

莫泊桑生前曾亲手编选过十五个中短篇小说

集。我们的二十个集子中有十五个集子，不论篇目还是名称，完全以莫泊桑亲手编选的集子作为依据。它们是：《泰利埃公馆》(1881)，《菲菲小姐》(1882)，《山鹑的故事》(1883)，《月光》(1884)，《密斯哈丽特》(1884)，《隆多里姐妹》(1884)，《伊薇特》(1884)，《白天和黑夜的故事》(1885)，《巴朗先生》(1886)，《图瓦》(1886)，《小萝克》(1886)，《奥尔拉》(1887)，《于松太太的贞洁少男》(1888)，《左手》(1889)，《空有玉貌》(1890)。

另外四个集子：《密斯蒂》，《米隆老爹》，《羊脂球》和《巴黎一市民的星期日》，我们是参照奥朗多夫出版社的多卷集编排的。

我们还将莫泊桑生前在报刊上发表过，死后直至阿尔贝-玛丽·施米特编的两卷集出版前，未曾被任何版本的全集或选集收入的一些短篇小说作为二十集中的又一个集子，取其中一篇的篇名命名为：《新婚旅行》。

译者 一九八九年四月

目 次

巴朗先生	1
贝洛姆老板的虫子	60
出售	72
陌生女人	82
知心话	92
洗礼	101
轻率	109
疯子	120
乡村法庭	131
发夹	139
山鹑	149
在车厢里	163
会好的	173
发现	186
孤独	194
在床边	203
小兵	215

巴朗先生*

1

小乔治趴在广场公园的小道上堆沙丘玩，他用双手捧起沙子，把沙子垒成金字塔的形状，随后在塔尖上插上一片栗树叶。

巴朗先生坐在一把铁椅子上，温情脉脉地盯着儿子看，虽然小小的公园里人很多，他眼睛里却只看到他儿子一个人。

环形路在喷水池和圣三会教堂^①前面经过，绕过草坪以后又折了回来，沿着这条路其他的孩子也在玩他们各自的小游戏，女用人们粗鲁迟钝的眼睛漫不经心地东张西望，几个母亲在相互交谈，一面留神着自己的孩子，不时地向他们看上一眼。

* 本篇于一八八六年收入同名中短篇小说集，在此之前未曾在任何报刊上发表过。

① 圣三会教堂：一八六七年建于巴黎的圣拉扎尔大街。教堂面对一块占地三千平方米的广场。广场上有三座白色大理石雕像和一座喷水池，并有三条坡道通向教堂门口。

保姆们三三两两地在散步，神情很严肃，她们帽子上的色彩鲜艳的长饰带在身后飘拂，手里抱着一个裹在花边里面的白色的东西；一些穿短裙、光着腿的小姑娘在滚铁环，在滚铁环暂停的时候，她们一本正经地在谈着什么。广场上的看守，穿着绿色制服，在这群娃娃中间逡巡，他不断地弯来绕去，生怕碰坏泥沙垒成的土堆，踩痛了手，妨碍了这些小家伙专心致志的工作。

太阳已经西斜，快要隐没到圣拉扎尔大街房子的屋顶后面，落日的余辉还很强烈，照在那群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孩子身上。夕阳下的栗树闪耀着淡黄色的微光，教堂大门前的三条瀑布就像在喷泻着银水一样。

巴朗先生一直在看着他蹲在尘土里的孩子，满怀深情地注意着他每一个细小的动作，仿佛在他的嘴唇给乔治的一举一动送飞吻。

可是在抬头看了看钟楼上的大钟以后，他发现他已经晚了五分钟了。于是他就站起来，抓住孩子的胳膊，拍了拍他满是尘土的衣服，擦了擦他的手，然后带着他向布朗什大街走去。他加快步子，想赶在他妻子以前回到家里；孩子跟不上他的步子，就在他身边小跑起来。

于是父亲把他抱了起来，再一次加快步子，在登上人行坡道的时候已经开始喘气了。他是一个四十

岁的人，头发已经花白，有点儿发胖，遇事腼腆，带着微微不安的神情腆着一个乐呵呵的单身汉的大肚子。

几年以前，他娶了一个少妇，他深深地爱她；可是现在她待他非常粗暴，专横独裁，蛮不讲理。不论他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她总是骂他。他的一举一动，他的习惯，他的乐趣，他的爱好，他的风度，他的姿态，他的圆鼓鼓的腰围和他的平板的声调，全都受到她严厉的训斥。

尽管如此，他还是爱她，尤其爱他们两人所生的孩子。乔治现在三岁，已经成了他心中最大的欢乐和最主要的牵挂。他不工作，靠一笔不大的年金生活，每年有两万法郎收入，他的妻子并没有带来什么陪嫁，可总是为了她丈夫无所事事而怒气冲天。

他终于回到了家里，把孩子往楼梯第一级上一放，擦擦额头上的汗水，然后往楼上走去。

走到第三层，他拉了拉铃。

一个老用人来开门，这个女用人是把他从小带大的，这样的女用人就像家庭主妇一样，在家里把持着一切；他惴惴不安地问道：

“太太回来了吗？”

女用人耸了耸肩膀说：

“先生什么时候看到过太太在六点半以前回来的？”

他支支吾吾地回答说：

“那好，太好了，这样我就有时间换换衣服，我太热了。”

女用人既怜悯，又愤怒，又轻蔑地瞅着他，嘴里埋怨道：

“哼！我看得很清楚，先生浑身是汗，先生刚才准是跑回家的，也许还抱着孩子呢。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等太太，一直要等到七点半。现在可别想要我再准时，我，我八点钟开饭，谁要是等就算谁倒霉，总不能让肉烤焦了。”

巴朗先生只当没听见，他咕噜着说：

“好，好。一定要把乔治的手洗一洗，他刚才玩过堆沙丘。我，我去换换衣服，关照保姆替孩子好好洗洗。”

说完他就走进了他自己的套房，他一进去就把门闩插上，好让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待在里面，他现在经常受到斥责和粗暴对待，以致他只有在门锁的保护下才感到安全。如果他不把钥匙转上一转把自己关在里面，避开别人的目光和猜疑，他甚至连自个儿思索、冥想、揣摩也不敢。他一屁股坐在一把椅子上打算先休息一会儿再换上干净的衬衣，这时候他想起了老用人朱丽，她已经开始成为家里的新的危险。她恨他的妻子，这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她特别恨他的朋友保尔·利穆赞。利穆赞是他结婚前形影

不离的伙伴，现在仍是他们一家的亲密朋友，这种情况是相当少见的。在亨利埃特和他之间做和事佬的就是这个利穆赞，他热情地，甚至严肃地为他说话，批评他妻子对他的谩骂，找碴儿争吵以及日常生活中对他的种种折磨。

近半年以来，朱丽竟经常不断地说她女主人的坏话。她无时无刻不在数落女主人，一天要说上二十次：“假如我是先生，我可不会像这样被牵着鼻子走，总之，总之……唉……各人有各人的脾气。”

一天，她甚至对亨利埃特出言不逊，亨利埃特倒只是在晚上对丈夫讲了一句：“你听好，下次她再讲这种无理的话，我，我可就要撵她走啦！”她，什么都不怕的她，却仿佛害怕那个老用人。巴朗以为妻子所以这样宽容是出于对这个曾经抚养他长大，并为他母亲送终的老用人的尊重。

可是现在不行了，事情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他一想到将要发生的事情就胆战心惊。他怎么办呢？下决心辞退朱丽，对他来说似乎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因此他连想也不敢想。说朱丽讲得有理，派他妻子的不是，同样是不可能的；现在看来用不到一个月时间，她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就会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他还是垂着两条胳膊坐在那儿，模模糊糊地在想着使双方和解的办法，可是什么也想不出来。于

是他轻轻地说：“幸好我有乔治……要是没有他，我真是太不幸了。”

接着他想到是不是听听利穆赞的意见。他打定主意准备这么干了，可是一想到他的老用人和他的朋友之间存在的敌意，他怕他的朋友会劝他把老用人撵走；于是他又陷入了痛苦和犹豫不决的境地。

时钟敲了七下，他猛然一惊。七点钟了，他衬衣还没有换呢！于是，他战战兢兢、气喘吁吁地脱下了衣服，洗了个澡，穿上一件雪白的衬衣，匆匆忙忙地又穿戴起来，就好比有人在隔壁房间里为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在等他似的。

随后他走进客厅，他没有什么要害怕的了，觉得很高兴。

他浏览了一下报纸，走到窗前去向街上张望，随后又回来坐在沙发上。这时候一扇门推了开来，他的儿子进来了，儿子已经洗过澡、梳过头，满脸笑容。巴朗把他抱起来，舐犊情深地连连亲他。他起先吻他的头发、眼睛、脸颊，接着又吻他的嘴和手。随后两手把他朝天花板高高地举起，一下下往空中抛去。随后他又坐了下来，因为他用力以后觉得累了，便让乔治坐在他的一只膝盖上，让他当作马儿骑。

孩子高兴得哈哈大笑，挥舞着两条胳膊，发出欢乐的叫声。父亲也高兴得笑呀叫的，抖动着他的大肚子，比他的儿子还兴高采烈。

巴朗用他那颗懦弱、宽容和被伤害的心毫无保留地爱他的儿子。他用疯狂的激情，热烈的爱抚和他内心羞怯的温情爱着他，这种感情甚至在他新婚的时候也没有流露过，因为他妻子总是那么面有愠色，冷若冰霜。

朱丽出现在门口，她脸色发白，眼里冒火，用气得发抖的声音说：

“七点半了，先生！”

巴朗不安地，顺从地看了时钟一眼，轻轻地说：

“是啊，七点半了！”

“那么，我的晚餐已经准备好了，怎么办！”

巴朗看到暴风雨即将来临，尽量想避开它，他说：

“我回家的时候，你不是对我说过，你要到八点钟才开晚饭吗？”

“八点钟！……当然啰，您是不会想到的！您现在总还不愿意让孩子到八点钟才吃晚饭吧。我这样讲，当然啰，只是讲讲而已，可是让孩子到八点钟吃晚饭，那要把他的肚子饿坏的。啊，幸亏他不是只有他母亲一个人！她把她的孩子照管得真好！是啊！我们就来谈谈她，真是一位好母亲啊！看到这样的母亲真叫人糟心！”

巴朗急得浑身发抖，感到必须立即制止这场来势不妙的争吵。

“朱丽，”他说，“我决不容许你这样谈论你的女主人。你听到了，是吗？这句话以后你可别忘了！”

老用人吃惊得话也讲不出来了，她回转身子走了出去，把门猛地一关，震得分枝吊灯上的水晶玻璃叮当作响，在几秒钟时间里，就好像在这个客厅的静穆的空气里有一些看不见的小铃在飞舞，发出轻微的、隐隐约约的叮当声。

乔治起先吓了一跳，接着又高兴地拍起手来，还鼓起两颊，用足全力，模仿关门的声音，发出“嘭”的一声。

接着，父亲讲故事给儿子听，可是因为他心里有事，故事讲得前言不搭后语，孩子听得莫名其妙，诧异地睁着一双大眼睛。

巴朗的眼睛始终盯着时钟。他仿佛看到了指针在移动。他真想把指针留住，使时间静止不动，一直到他妻子回来。他并不责怪亨利埃特迟回家，可是他感到害怕，害怕她，也害怕朱丽，害怕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只要再过十分钟，就会引起一场无可挽回的灾难，一些他甚至连想也不敢想的解释和激烈的争辩。一想到吵架，一想到像子弹一样在空气中穿来穿去的高声辱骂，一想到两个怒目相向的女人面对面发射的恶言毒语，就使他的心怦怦乱跳，使他像在烈日下赶路一样口干舌燥，使他像一块破布一样浑身瘫软，软得他没有力气再抱起他的孩子，让他